



【顺其自然】

小区里的鸟

□孙道荣

我们小区里的鸟,忽然不那么怕人了。

有人在业主群里发了一条信息,说一只小鸟飞到了她家阳台上,先是站在栏杆上,东张西望了一会儿,最后竟然飞进了她家里。她当时正在阳台上晾衣服,鸟肯定也看见了她。鸟看见了她,还敢当着她的面,飞进她家里,这真是太稀奇了。弄得她都不敢回家。她说,她倒不是害怕鸟,而是担心,她这时候走回家里,会不会吓着这个小客人?

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快20年,是最早那批搬进来,并一直住在这里的人。住这个小区的居民比较稳定,有几位邻居,我刚搬进来时他们还年轻,现在都已升级做爷爷奶奶了。小区里的小孩子越来越多,他们多是在这个小区里出生的。

我还清晰地记得,刚搬来的时候小区的样子。那时候小区一切都是新的,楼房是新的,园区的道路是新的,路灯是新的,住户是新的。小区里的绿化做得很好,绿化率是我们这个新小区最大的卖点和亮点。但是,刚移植来的树木,为了易于成活,大多被修了枝,秃头秃脑的,样子看起来很像一个刚被大人硬拉去剪了头发的孩子,有点委屈,有点不情愿,有点不自然。印象里偌大的小区,没有一只鸟,鸟可不喜欢一棵棵光秃秃的树。再说,那时候几乎天天有人装修或搬家,动静都很大,还有人搬家的时候放鞭炮。即使有一只鸟,飞过我们小区的时候,好奇地瞥了一眼,打算落下来,在这里安家,恐怕也会被突然响起的鞭炮声吓飞。

几年之后,小区楼房的外墙慢慢老旧了、斑白了,新小区渐渐成了次新小区、老小区。小区里的草啊,树啊,花啊,却越来越茂盛,越来越葱郁。有人数过,到了春天,我们这个小区里,盛开的各种花就有二十多种。你在小区里散步,空气里不再是刺鼻的油漆味,也闻不到什么汽车的尾气味,而是花草和树叶的香味,以及从谁家厨房敞开的窗户里飘出来的饭香。像所有的居民小区一样,我们这个小区的生活味,是越来越浓郁了。

最大的变化,是分散在小区里的那些大树。它们重新长出了茂密的树冠,郁郁葱葱,在小区里各自圈一大块树荫。老人们喜欢在树荫下歇息,说着闲话,小孩子喜欢在树荫间滑滑板,踢小皮球。淘气的孩子,还学会了爬树,像我们小时候一样。谁家的大人一声呵斥,吓得孩子从树枝上一溜烟滑了下来。树冠之上,也一阵骚动,响起“扑棱棱”的振翅声。人们抬头,看见了几只飞起来的鸟,像几片树叶,在半空翻飞。

谁也没有留意,我们这个小区,从什么时候开始,还搬来了一群新邻居——那些小鸟。

刚开始的时候,它们的胆子很小。有人

从一棵树下走过,远远地它们就飞走了。谁家电视的声音放得有点大,也会把一只刚落在树枝上的小鸟,吓得重新飞起来。也不知道这些小鸟是从遥远的乡下飞来的,还是从十几公里外的公园路过的。它们飞过我们小区时,俯身一看,哎,这里怎么有这么多的树啊,它们就落了下来,看看能不能安家落户。有的鸟,可能会被一声响动,吓得就飞走了;也有胆大的鸟,只是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,它站在高高的树枝上,透过树叶的缝隙,看看下面的那个人,似乎并没有伤害它的意思,它就放心了。

一只鸟定居下来了,又一只鸟飞来了。小区里树多,草多,花多,虫子也多,果子也多,不愁吃的。一根树枝,就是它们的床;一片树叶,就是它们的房顶。它们的需求,比住在这里的人,简单多了。

大多数的时候,我们只听到它们的叫声,叽叽喳喳,也不知道它们是在聊天,还是在求偶。但它们能看得见我们,就算你住在28楼,它也可以飞得比你高。如果一只鸟愿意的话,它可以看见并记得我们每个人的脸。我们却不认识它们。我家住二楼,大多数的树枝都比我家高,那些鸟声,就像瀑布一样,每天早晨就挂在我家窗前,把我唤醒。我在这个小区里的幸福感,很大一部分源于此,它让我感觉像穿越到了童年,那些宁静的乡村时光。

我一直好奇,这些鸟,是像我一样,落户在这里了呢,还是像我对门那几位群租客,只是偶尔寄居于此。我每天得离开小区,去很远的地方工作,直到很晚才能回来。那么这些鸟呢,它们会飞到别的小区串门,捕食或约会吗?这个城市越来越大,乡村已经退到很远的地方,它们如果飞出去了,还找得到回来的路吗?或许随着城市的环保、绿化越来越好,它们不管去了哪个小区都能安稳地落脚。

我在我们小区,还从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近一只鸟。它们现在还只是住在小区某棵大树的树枝上,与我们保持着礼貌的距离。偶尔也会有一只鸟,从树枝上飞下来,休憩在小区的某个座椅背上,那样子真傲娇。不过,只要有人靠近,它们就会飞走,把靠背椅留给我们。但它飞走的样子,并不惊慌,就像小区里的流浪猫,看到有人走过,就会躲到矮树丛里;但等人一走过,它们就迈着猫步出来了。在树枝上的鸟和矮树丛里的猫看来,这个小区是我们的,也是它们的。

它们不再那么惧怕人,这无疑是让我们释然和开心的事。地球从来不是独属人类的方舟,当我们学会在混凝土森林里为其他生命留出生境,那些振翅的声音、草木的芬芳,都是最珍贵的回馈。植树节,或许我们补种的不只是树木,更是对万物有灵的敬畏之心。

□高军

过去在老家种地,印象最深的是清除麦田中的麦蒿。

麦蒿,学名播娘蒿、甜葶苈等,属于一年生草本植物。秋天麦苗出土的时候不见踪影,春天小麦返青时节也很难看到。它就像隐藏很深的潜伏者,在小麦拔节的时候偷偷开始窜高,与小麦争夺养分,并快速超过麦苗高度,最终随着小麦同时成熟。籽粒很小,极易落入土壤,也有少部分“埋伏”在麦粒之间,第二年又随着小麦生长起来。作为麦田恶性杂草,不及时清除会影响小麦的生长,造成严重减产。

记得那时候,小麦长到接近膝盖高的时候,三两天就要到麦田巡查一次,清除麦蒿。远远望去,麦子浓密墨绿,紧密簇拥,不断拔高,其间杂有一些突兀的鹅黄色多分枝直立茎叶,有的已开出淡黄花——这就是后来居上的麦蒿。直奔过去,将其连根拔起,抛至田埂曝晒即可。我们家和乡亲们的麦田里,显得干净单纯,绝对不会出现一棵麦蒿,都是统一色的小麦。

悲哀的是,很多人谈论麦蒿,喜欢引经据典,又不加深究,貌似很有学问,却是断章取义,以讹传讹,造成误导。他们最爱拿着《诗经》中出现的“莪”说事,说莪俗名抱娘蒿,也叫播娘蒿,就是麦蒿。如“菁菁者莪,在彼中沚。既见君子,我心则喜”(《小雅·菁菁者莪》),如“蓼蓼者莪,匪莪伊蒿。哀哀父母,生我劬劳。蓼蓼者莪,匪莪伊蔚。哀哀父母,生我劳瘁”(《小雅·蓼莪》)。并引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:“莪,抱根丛生,俗谓之抱娘蒿是也。”清代考据学家戴震说:“按莪,俗呼抱娘蒿,可知诗之取义矣。”其实,播娘蒿和抱娘蒿是两种植物。播娘蒿属于一年生草本植物,当年发芽、生长,种子成熟。抱娘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,地上部分每年死亡,第二年春再从地下部分长出新枝,开花结实。对抱娘蒿,李时珍说得很清楚,它的特点是“抱根丛生”,这个“抱”字才引发出有关母亲的话题,符合《小雅·蓼莪》所写。王西楼有诗有画的《野菜谱》收载野菜六十种,每种各列一图一诗,其中就有抱娘蒿。在《野菜谱·其三十一》有:“抱娘(娘)蒿,结根牢,解不散,如漆胶。君不见昨朝儿卖客船上,儿抱娘(娘)哭不肯放。”前边有小注:“丛生,故名,二三月采,熟食。”这都说的是抱娘蒿。明朝朱橚《救荒本草》里写播娘蒿,“苗高二尺许,茎似黄蒿茎,其叶碎,有茸细如针,色颇黄绿。”“嫩则可食,老则为柴,苗叶苦。”通过以上区分,可以看出,播娘蒿就是麦蒿,而抱娘蒿则另有所属,是茵陈(也叫白蒿)。茵陈除用作中药外,也是可以食用的,尽管有烈香,但凉拌、炒制、熬粥都可以。所以很容易把两者弄混淆。

每年一到春天,我和妻子总爱食用麦蒿,会走向田野去寻找它的身影。有一次,在一块种植大棚蔬菜的地头上,找到了一片散乱生长着的麦蒿,我们高兴地采了一些。回到家中去掉杂质,放在开水中,鹅黄色的麦蒿竟然华丽转身,变成了水灵灵的油绿色,简直就像水头足的翠玉一样,竟然有了透明度,可爱极了。用它拌猪肉馅包了水饺,捞入青花瓷盘中,用筷子夹起来轻轻咬一口,植物的清香和猪肉的香味有机交织,似乎蓝天白云下春天的气息、田野的气息全都弥漫了出来,十分和谐。当然,挑选出嫩嫩的茎秆,切成寸段炒食,或叶茎一起凉拌,也同样都是鲜味无比的美食。

有一次,我们出去踏青。在一条河流转弯处,左侧是连绵的山,右侧是一片冲积小平原,耕地中大都是正在拔节的小麦。但这里的麦田管理很不平衡,其中有一块地竟然鹅黄一片。开始我们认为是种的其他植物,待我们走近一看,麦蒿长得十分茂盛,小麦棵低矮如败军。难道主人外出打工了?不管怎么说,这可是对土地的一种亵渎,是对庄稼的一种不尊重。我们心疼地在这块地里拔了半天,但无奈实在太多、太密了。眼看夕阳就要落山,面对这片麦蒿疯长的麦田,我们突然觉得非常沮丧,将拔出的麦蒿全部扔在地头,沉默无语地返回了。食用麦蒿的心情,必须是在打理好庄稼地的前提下,才会有愉悦感。麦蒿,麦蒿,作为恶性杂草,你的疯长是对种田人的羞辱和蔑视。

麦蒿种子中药名叫葶苈子,能下气行水,治肺喘急,咳嗽痰涎,水肿胀满等。每年都有收购,有人会专门采集出售,收入也相当可观。作为中药材种植当然可以,若侵占良田绝对不被允许。

春天已经来临,麦蒿又要旺盛生长起来了。

(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,齐鲁文化之星)